

王六十，你还好吗？

白松青



世上有那么多人需要被遗忘，偏偏有些陌生人，只偶尔交集过一两次，便长久地驻扎在心底，会时不时地想起，真是一种奇怪的情感。

那个叫王六十的陌生人就是常常被我想起的人。他沉默寡言，老实巴交，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。二十多年了，每每忆起，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。

我确实非常怀念他，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人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报社当记者，有一天，一位60多岁、晋南口音的老人满头大汗地来到编辑部。老人一身农民打扮，皮肤黝黑，手背粗糙，一看就知道是侍弄庄稼的乡下人。他说，他叫王六十，来自山西临猗农村。他鼓鼓囊囊的背包里装的全是高等院校俄语教材书籍，他一本本拿出来，摆放到我的办公桌上。他还拿出两份文字证明材料，均出自国内知名的外国语学院，内容大意是：证明该同志俄语水平达到一定水准，可以承担一定程度的俄语翻译。我不知道他的来意，一脸懵懂，提醒他这里是报社，不是翻译公司，也不需要俄语人才。

王六十开始介绍自己，说他是“老三届”，从初中开始接触俄语，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门课程，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，也没有放弃这一爱好。他一辈子没有成家，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自学俄语，劳作时、闲暇中，每天叽里哇啦背单词。他说的“鸟语”虽然惹得村民讪笑，但几十年来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喜好，陆续购买了大量俄语教材，在农事之余，一直坚持自学，乐在其中。他还经常到北京、西安等地的大专院校，请教俄语专家。他认为记者信息广、渠道宽，希望通过媒体，能受聘到需要俄语人才的公司，实现他从事俄语专业的夙愿。当然，他也是想证明给村里人看看，这么多年每天“叽里哇啦”没有白下辛苦，最后吃上专业饭。

了解他的意图后，我被他对俄语的痴迷和执着感动。一个农民能坚持数十年，自学不辍，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！只是我接触用人单位的机会毕竟有限，只能让他留下联系方式，告诉他遇到机会一定通知他。

说实话，在媒体工作，会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事情，许多事过段时间也就慢慢淡忘了，但王六十的嘱托，我却一直挂记在心间。虽然我不懂俄语，也不清楚他的俄语水平到底如何，可他身处偏僻的乡村，生活困顿，却坚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我很钦佩他身上体现出的传统文人孜孜以求的“苦行僧”精神。

作为一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能一生只做一件事，也算是有智慧、且活得通透的高人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是不期然地想起王六十的嘱托，可惜当时需要俄语人才的单位太少，每每想到王六十临别时充满期盼的目光，就会愧疚，深感辜负了他热切的信任。

一天，编辑部来电话说有人找我。匆匆赶回，原来是王六十在等我，他欣喜地告诉我，他被海南的一家建筑公司聘用，月薪3500元，不日将启程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工作，此行特来和我告别。他小心地从一个磨得脱皮的人造革包内，掏出一个大红聘书，让我过目。我真替他高兴，甚至还和那家公司联系，确认情况属实。在当年，月薪3500元也算丰厚，我和同事被他的励志故事感染，采写了一篇《老农王六十，出国当翻译》的报道，配图刊发在第二天的头版位置。照片中，他高高举着大红聘书，沧桑消瘦的脸绽放成一朵花。中午，我请他吃了一顿便饭，叮嘱他自己年过花甲才有了理想的职业，要好好珍惜……

之后的两三年，没有了王六十的消息，觉得他生活也该安定下来了。有一年春节，我回老家过年，接到单位值班室电话说有人找，接听后居然是王六十。他告诉我还在我工作，过年回来度假，特地来看看我……我告诉他我在老家，等上班回去见他，他和我约好过完年再来。

遗憾的是，二十多年一晃而过，再也没有王六十的消息。从第一次见他，我便毫无违和感地当他是我多年的故交，一直牵挂着、关注着……

掐指算来，如果他还健在的话，也该是年逾八旬了吧。每逢春节，亲人团聚，游子返乡，他就会从我记忆深处笑哈哈地走出来。多想有一天还能接到他的电话，知道他的音信，更希望能见他一面，我们围炉对饮，絮叨过往。

二十多年来，他是衣锦还乡落叶归根，还是孤身一人飘零异乡？失联的这段岁月里，王六十或许有着更为精彩曲折的故事吧？

想你了，老朋友！

红薯稀饭糊糊面

张月英

大弟娶妻，我望着从小就瘦弱的弟弟，从此要承担起一个家，心里便酸酸的，还有些不放心。好在，弟媳是个很会疼人也很勤快的姑娘，他俩相处得很好。

弟媳今晚回娘家住了，按本地乡俗叫“回房”。弟媳刚走，我便与二弟一起抢着跑进他们的新房，大大咧咧地赖在床上看电视、嗑瓜子、谈往事，急得父母直骂我这当姐姐的没规矩。这种小时候常有的情景，今天却倍感珍贵，有一种大弟又属于我的感觉。

该吃晚饭了，妈妈神秘地告诉我俩，大弟今天做晚饭，他说谁也不准进厨房看。我便与二弟打赌，猜大弟今晚给我们做啥饭。姐弟俩正在打闹之际，忽听大弟喊：“开饭啦！”我与二弟抢着穿鞋下地，冲向厨房，想证实一下谁猜得对。等揭开锅盖一看，是半锅红面（高粱面）糊糊，另一只锅里，是红薯稀饭。

“噢，吃糊糊面！”二弟欢呼雀跃。我和二弟都没猜对，可我的心却一下子飞回到童年的那个晚上。那晚，我与两个弟弟放学回来，父母下地还没回家，我们进不了大门，便挤在门口望着星星等妈妈。天上的星星闪呀

闪，我们三人数了一次又一次，玩够了，也饿了。大弟见状灵机一动：“姐，我钻进去给你们做糊糊吃。”我家的两扇大门和门槛中间有个不小的缝隙。大弟瘦小干练，他趴在地上，我和二弟在旁边帮忙，一左一右使劲推门。大弟的两只胳膊肘支在地面上，身体扭曲着往里爬，“忽哧”一下便钻进了院里。大弟拍拍身上的土，在我“小心别烫着”的警告声中跑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儿，只听一声“开饭啦！”大弟从门缝里给我和二弟端来了一锅热气腾腾、半生不熟的糊糊面，调和是半碗醋。锅放在门缝间，大弟坐在门里，我和二弟蹲在门外，一人一口，热乎乎的糊糊面很快填饱了我们的饥肠。

紧接着，大弟又洗了红薯去熬稀饭。等父母从地里回来，我们姐弟三个都已打着饱嗝昏昏欲睡了。

今天，当我又闻到十几年未吃过的红面糊糊时，禁不住食欲大增，我们抢着将大弟的杰作一扫而光。母亲看着那两只空锅，望着我们姐弟们笑了。那笑容里，有红薯稀饭淡淡的甜香味，也有红面糊糊的温暖。

姐姐

张文芝

姐姐是我家的老大，今年71岁了。父母去世早，姐姐就像母亲一样，处处呵护着我们。前年，姐夫去世了，姐姐像抽掉了所有的精气神，悲伤蔓延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中。姐夫一走，姐姐像失去了所有的支撑。那段时间，她似乎有些神经质，这也不能说，那也不能说，不知道哪一句话就会引起她的悲伤，眼泪说来就来，不管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。

经过一两年后，姐姐总算调整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就放心她了。忽然有一天，她打电话说自己生病了，我特别震惊。原来她一个人看医生、化验、做检查，当她告诉我病了时，我心里好难过。她就是这样，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。

好在并不是什么大病，做个小手术就行了。随着治疗的推进，姐姐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，还经常和病友聊得不亦乐乎。手术第一天应该特别难受，但是她却告诉我们不难受，硬扛着。

直到后来，不经意间她才说出，她是怕我们担心害怕，才那样说的。我的傻姐姐呀，你为何总是一个人扛着痛苦？

由于姐姐的病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起来。原来，姐姐表面上的坚强都是给我们看的，其实我知道，她心里是苦的。前些天，姐姐约我去公园遛弯儿，一路上，她步履迟缓，走走歇歇，再也不复当年的利落和精干。一路上，姐姐滔滔不绝，或许是孤单的生活让她憋闷太久了。中午，我爱人做了焖面和拌黄瓜，姐姐吃得特别香，临走还羞涩地表示想打包走剩下的午饭。这可不是姐姐的风格。

在我们心里，姐姐一直就是天，吃的喝的都是她来照顾我们，我们在她那里连吃带拿，似乎是理所应当的。现在想想，我们对姐姐的关心和帮助真的太少了，少得让人心痛。

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，我真心地希望姐姐从心底乐观起来，踏实走在阳光里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